

集部

梁谿集卷七十九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四十一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者禋祀合宫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浹於臣民致兹罪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為懼既感且慙中謝伏念臣造道弗優賦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躐英俊以驅馳當聖主龍飛之初誤蒙首舉任大臣棟隆之責其敢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為曲突徙薪之謀故與物多

悟而每致跋胡疐尾之患奉身以退何補朝廷任運而行有同醉夢念一遣於軒陛忽九換於星霜適魑魅喜過之鄉自貽伊戚免蛟鱷垂涎之口難報此恩恍然若脫兔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卧壠竊真祠之厚禄已負素餐極祕殿之華資更慙非據叨膺寵渥累積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之公以慈為寶陟降無私於好惡體貌不替於初終殲事告成欲均敷於有衆皇恩廣被遂濫及於陳人臣敢不益堅葵藿之心期保桑榆之

節望鴛鷺之清切莫陪北闕之班奉香火之精懃顧祝南山之壽臣無任

謝再任宫祠表

臣某言伏奉勑命令臣候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令任滿日特令再任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者先瓜期而有請方懼譴訶拜天命之來臨曲垂矜允冗食坐靡於公廩素餐愧盈於私心中謝伏念臣壯年妄意於功名叨膺識擢晚景備嘗於艱險惟欲退藏流寓海邦未遂掛冠

之志仰資祿養久陪奉祀之官吏沐隆恩許令繼任自顧不材之木宜在無何之鄉終日安閒既無憂責闔門温飽皆荷仁慈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以道觀能法天覆物知樗櫟不勞於斲削蜩鷽亦遂於逍遥致此孱庸獲霑恩渥臣敢不勉堅素守期保歲寒緝舊學於簡編盂求此道勵精誠於香火少答鴻私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洎潛師之引遁勞戍役以言旋

惕若眇躬懼茲多難聿求善後之計敢蹈護前之非博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却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闡興邦之略意拳拳而曲折言凜凜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卿言此乃卿精忠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間之中不忘開濟之事肆披夙蘊因致良規省閱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改圖共期底績臨朝顧治顧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宜從疾置時告嘉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戡定

之烈故兹親筆以示至懷賜李綱

謝親筆表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蕪辭冒貢方虞鈇鉞之誅宸翰載頒乃膺華衮之寵爛爛奎壁之畫昭回雲漢之章蔀屋生輝臣鄰改觀中謝竊以人臣之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忤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庭之咎辭順

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博詢精攷而不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於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强敵之圖故有諮諏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奬嘗忝近司淸問下詢雖頗殫於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於萬分誤蒙睿慈親灑宸筆褒以精忠之目許之時告以言鳳翥鸞翔筆勢妙追於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於人心顧臣何人當此異數鄧禹披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書如臣所蒙視古無愧刻之琬琰

著聖君與善之誠傳之雲來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葢伏
遇皇帝陛下成能天縱盛德日躋招來俊傑之謀協濟
興王之運禮從儆始濫居辛毅之先仁不遐遺曲敦簪
屨之舊致兹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
守衰慙定遠難致玉關之功老比營平願上金城之略
報恩有路矢死為期

謝親筆劄子

臣某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

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涕泗橫流
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寸長誤被特達之知
首膺考慎之選待遇之禮超軼等倫犬馬微誠敢忘自
効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實疎拙於謀身與物
多牾乞骸罷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汗浼天聽負憂抱
釁不敢自明陛下察其心於羣口鑠金之際薄其罪於
衆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肉
骨之恩盡出鴻造永惟天地父母之德非臣殞首捐軀

所能報稱昨自去冬狂敵犯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量淺短輒以己見陳防捍敵馬便宜利害以聞伏蒙詔書特加奬諭迨至今春敵騎既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為善後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大恩殫竭愚慮敢以區區管見冒瀆天聰議論迂疎文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親灑宸翰曲賜褒稱既目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不遺簪履之意溢于訓辭顧臣何人可以當

此銘鏤肌骨矢死不忘昔唐權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如臣所蒙於靖何愧顧臣苶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什襲祕藏刻之金石傳示雲來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諸人以為善者如此非獨臣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臣已奉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劉子冐塵聽覽臣不勝感恩惶懼戰越之至

辭免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十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許辭免不候受告限三日前去之任臣上荷聖慈不以罪戾終棄特加拔拭録用仰戴天恩但深感涕伏念臣迂陋無取誤被聖知終始保全以今日更蒙起廢付以方面之重在臣愚分義當黽勉遵依嚴限即日就道以副睿奬少圖尺寸之報重念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志慮凋落自荆湖得腰足之疾艱

於步履杜門不出三年于兹衆所共知近年復感寒熱眩瞀併作使當一路兵民之寄必致誤事上累聖主知人之明雖死不足以塞責敢望聖慈洞照徵懇追寢成命使臣得安閒散尋訪醫藥庶幾疾疢可安異日蒙被驅策誓極糜捐以圖報効干冐天聽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辭免第二奏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

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
十一月初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
得再有陳請疾速前去赴任臣感戴天恩涕泗橫集伏
念臣自國家多故以來誤蒙驅策未嘗辭難然臣學識
迂踈賦分淺薄觸事齟齬自招悔尤一昨被命宣撫荆
廣時以巨寇擾攘不敢力請扶疾就道旣至本路招捕
盜賊循拊流移整緝軍馬經理財用策駑礪鈍庶以少
副委任之意惟知竭力以向前不慮煩言之在後凡造

不根之謗卒皆可駭之辭自非上賴睿明洞照誣枉姑使罷免以歸則臣雖欲自便於江海寂寞之濵不可得也今者蒙恩起廢付以江西一路兵民之重邊徼寧謐無警急之虞而宸衷鑒臨有近降親筆褒諭之詔在臣愚分豈不願行以圖報萬一實以疾病交攻精力頓衰憂患熏心動多遺忘深恐臨事乖錯復致人言有辜聖主終始保全之德所以夙夜憂懼而不敢承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晚節末路之難也重念臣以蒲柳

早凋之質迫桑榆將暮之年弱植易搖驚魂未定幸安閒散庶或保全豈可復冒寵榮重為小人者之所指議哉不避再三之瀆敢瀝血誠控告君父伏念聖慈深察危懇曲賜矜從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宮祠使得養痾蔵拙待盡山林則臣仰戴大恩死當結草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梁谿集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八十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四十二

親筆詔諭　　辭免第三奏狀

辭免劄子　　謝親筆詔諭表

繳進十議劄子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狀

乞降旨閤門到日先次引見上殿奏狀

到國門奏狀

再乞上殿劄子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親筆詔諭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荐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聳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慴服起于閒館作我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折遐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已任勿間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

有請也故茲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辭免新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勉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踈才能迂拙嘗誤蒙於罷使初不閲於歲時建炎承乏之宰司者僅七旬紹興

將命荆廣者纔數月迄無善狀仰報明恩豈徒一礬而一非固巳再奮而再躓自知淺薄姑務退藏跡異義之雖徵誓墓志同仲子但欲灌園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憐舊物起自閒廢之地付以方面之權親灑宸章臨賁丘壑隆恩厚德超度等倫瑣質庸材益難報稱而臣衆毁所集憂患異於他人多病交攻精力愆於往日經霜之葉望風而先零傷弓之禽聞弦而亟隕畏首尾而身之餘者有幾懼萋斐而心之慮者益深惟險阻艱

難之備嘗宜恐惕驚危之獨至使膺委任必致顛隮與其異時蒙曠職之誅曷若今日被固辭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伏望皇帝陛下洞照恍辭無嫌反汗使安閒散深庇孤蹤至於在畎畆而愛君伏巖巖而憂世此則微臣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閒寂之中思慮有得自當獻進於君父庶幾圖報於涓埃干冒天威俯伏俟罪

辭免劄子

臣某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餘

早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寢成命未奉俞允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之隆訓辭之渥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懼之至伏念臣久荷國恩誤被驅策備嘗艱險屢蹈危機仇怨滿前得謗特甚皆緣國事豈有他哉一昨靖康間金人犯闕臣竊謂朝廷軍政不修故使彼敢肆陵侮當治兵為自彊之計然後和約可成而主和議者一切茍且目前不為宗社生靈長久之策謂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

初遭遇陛下龍飛首蒙擢用寘之宰司是時偽楚張邦
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巳嘗僭竊
位號豈可參與朝政使四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意
開納邦昌謫授散官安置偽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受偽
命者復成怨仇二怨合力致死於臣巧詆厚誣靡所不
至加以危蹤寡與忌嫉者多徒抱孤忠不能自達今者
陛下察臣於積毀顛沛之中起臣於遠屏閒廢之地宸
章奎畫光賁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風波之險實懷

憂畏之心啓處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疾承命黽勉效官遇事蓄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任之意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之齒已衰負薪之疾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膚察許臣少安閒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臣感戴天地父母之恩隕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已三具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冐天聽伏俟嚴譴

謝親筆詔諭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
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祗
受告命訖者恍辭冒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
非常之寵天語丁寜而溫厚雲章燦爛而昭回久抱負
薪之憂有稽嚴命莫遂循墻之請徒切靦顔中謝伏念
臣奮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寔中興草昧
之初愽選時髦首冠台輔外拒憑陵之强敵䖏定規摹
内排僭偽之邪朋稍伸典憲荷知甚腆圖報未能責重

憂深果自貽於顛覆才疎意廣終何補於涓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讒波於濱死美名峻秩盡復青氊三徑一廛已甘白首敢意睿明之求舊加憐孤陋之投閒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為奎壁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屏之勢恩輝若此報稱謂何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股肱之郡聿求共治之良采葑菲之材不以下體而棄誕敷大訓式遹具行用人無中外之殊實繄鴻造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臣敢不佩

服深慈激昂晩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流成象可覩幸仰窺於羲畫上章請覲願親奉於堯言臣無任

繳進十議劄子

臣契勘昨於建炎元年六月初一日到行在所次日再蒙賜對便殿嘗以十議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和戰守其本一事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不務戰守而惟和是務必致誤國聖意開納得旨降付中書省遵守具後用事者復以和為然卒無顯效而所失則多

今者天啓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治兵飭備欲為自治自彊之計兹誠宗廟之靈社稷之福而天下烝黎之幸也臣流落九年顛沛於風波之中幸存餘息得見朝廷開至正大公之道為中興恢復之謀竊自欣慶死且不朽兹蒙聖恩起於閒廢付以江西帥守之任而臣實以衰病不敢復當一路委寄之重已三具奏辭免外所有前件十議雖嘗稟聖旨修録建炎初時政記已具事目奏聞緣文多不曽該載全文竊慮朝廷自渡江後文籍散

失元本不存謹繕寫備錄投進繳連在前仰塵睿鑒雖
時運不留事多既往其間議論偶有合於今日朝廷所
施行者庶幾或可以裨補廟筭之萬一干冒天威臣不
勝惶懼戰越之至

受告命乞赴行在奏事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三
具奏劄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恩命詔降不允
不許再有陳請臣無任感天荷聖惶懼激切之至已望

闕謝恩祗受告命訖伏念臣違去闕庭十更寒暑葵藿傾於日月犬馬戀於軒墀不勝臣子瞻慕君父拳拳之情兼有本路職事合禀聖訓而臣赴任取道江東去朝廷不遠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候經由信州日量帶人從趨赴行在令閤門不隅班先次引對奏事畢免謝辭取便道星夜之官如蒙矜允使孤遠之跡獲望清光臣顛仆道路退即溝壑所欣願也臣起發迤邐前路聽候指揮干冐天威伏深戰越

乞降旨閤門到日先次引見上殿奏狀

右臣近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以臣乞赴行在奏事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所乞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來臣已於今月初十日到信州見遵依聖旨指揮星夜趲程趨赴行在伏望聖慈降旨閤門候臣到日依元降指揮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殿奏事

到國門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已降指揮李某召赴行在令臣疾速前來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國門訖伏望聖慈降旨閤門依元降指揮令臣不隔班先次上殿奏事

再乞上殿劄子

臣契勘昨具奏乞赴行在奏事今來已蒙聖恩於假日特坐引對緣寒食節假未開有妨謝辭臣今有已見急切利害幷本路職事合具奏禀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

進止

謝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被旨赴行在奏事特降中使賜臣茶藥銀合各一具臣已望闕謝恩祇受訖者十年去國幸入覲於軒墀千里贏糧敢憚煩於川陸過蒙天寵特遣王人閲具載驅之勞錫以匪頒之數恩輝甚渥報稱為難中謝伏念臣懵學無長孤忠自許惴惴淵氷之上荷聖度之保全營營榛棘之間頼睿明之昭鑒迨玆

起廢曲軫深慈付重寄於上流許來朝於行闕威顏咫尺方將披雲霧而覩青天温詔丁寧固已禦風霜而挾纊更頒妙品副以寶奩北苑靈芽滌煩消渴尚方珍劑愈病析酲大君異數以禮賢微臣何功而拜賜恩深德厚感極涕零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察臣斷斷無他技嘗備使令憐臣拳拳知愛君來自遐遠式昭恩禮庸示龍光臣敢不益勵此心少圖微效入而告后願陳藥石之言出而撫民試求芻牧之地臣

無任

梁谿集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八十一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四十三

論中興劄子

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於民心者故周宣本於文武漢光武本於高祖文景唐肅憲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涵濡萬物民之戴宋於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人作慝宗社顛危不絶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纉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

膽欲戡大憝迎還兩宮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强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機雖强而有必敗之兆顧其理之如何耳譬如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籍强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也是以隨何援此以說諸侯多仗劒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强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

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也是以王常吳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然則强弱成敗之理槩可覩矣金人不道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中國可謂强也然恃其詐力慘毒無恩神怒人憤其亡必暴此雖强而有必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悌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寓應機而發蓄銳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機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地食土之毛

皆吾民也被堅執銳為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垂紳搢笏為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偽之邦苟免於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為度拯之於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願復見漢官威儀為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仁贒以為腹心駕御英傑以為爪牙謹號令使毋數改

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修除戎器理財以義使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歳而饋餉豐知彼知己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飈舉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中興之朝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金人失信劄子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

動輙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為失信於强鄰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恥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遹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伏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

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敵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為久長之計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粘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

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顧淪於異域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北方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敵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為起

兵之辭正猶盜賊刼掠主人恃其兇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已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横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況夫外鄰强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為壯曲為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為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功莫此為先伏惟陛下留

神宗察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陜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由湖湘以趨川陜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陜東引

吴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陜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

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
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為國家立功名之人如
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
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
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頃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
幕府官徑取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
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遷貨賄稍稍就緒然
後從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

以撫綏如陳蔡許頴見從彼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為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道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彼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横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

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説從人憑軾結駟説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横人憑軾結駟説以連横之説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胷次初無一定之計而有羣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恊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横人游説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

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由是言之為六國計從説是也横説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從夫是謂和金人則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以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亡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為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説一切苟且希兾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為如何

乃欲恃和議以為自安之計其可乎況仇讐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秖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修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

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
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
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為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
軍政既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
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
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
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
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顧無以細故動揺益務自治

自彊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横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論朋黨劄子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修之為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説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説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説夫為君子者固當寡過小人欲加之罪

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

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為切當臣以謂人主之所至惡

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為國家患
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之利勢端居九重
之中惟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為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
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其彙征而小人指為朋黨可
使盡去不為己害故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
之禍起而漢室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
為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
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

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漢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乖間

投隙造為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名士皆指為朋黨頼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為惡伏望聖慈考歐陽修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幸甚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禄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

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簡省無横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竊觀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表裏不啻數千萬人日有食錢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户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榷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户部調

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寛恤之詔不許斂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户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克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

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箅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歛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具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䟽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户部常賦朝廷榷貨外别項封樁專以養兵而佐中興

伏惟陛下裁幸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墾廢必有其人若藉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況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

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懲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具利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牓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具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户方耕種時仍以錢

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罷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為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概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為成法乃為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初無營田之實何補於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勝幸甚

梁谿集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八十二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四十四

論賑濟劄子　　　論江西軍馬劄子

論江西錢糧劄子　　　論虔州盜賊劄子

論福建海寇劄子　　　乞宮祠劄子

論常平劄子　　　議迎還兩宮劄子

辨余堵事劄子

論賑濟劄子

臣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兵民之寄適當本路去歲旱災之後倉廪無儲穀價翔踊民户流移軍兵闕食人情焦然如臣疎拙誠未知所以賑濟之策竊覩近降親筆詔書督責監司守令存撫賑恤悉力推行毋使詔旨徒為文具仰見陛下加惠元元德至渥也然飢流之民秖是乏米若蒙朝廷憫念肯於鄰路及本路那移斛𣁾應副則官吏豈敢坐視乏食之民不加賑濟自貽罪戾

如使米斛無所從出則雖擂責之深人人願以罪去終無實惠可以及民此不可不察也契勘江西一路所養飢流民人數至廣今去秋成之期尚遠雖近蒙朝廷於饒州撥米一萬石應付賑濟及贍養軍兵然米數不多將來必致缺食臣竊見江東路建康府宣池等州並係去年豐熟地分必有常平義倉等米可以那移應付又撫州建昌軍在本路粗為豐熟有朝廷昨給降官告度牒作糴賑濟共計一萬四千餘石本州別無支用欲望

聖慈特降睿旨於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平義倉米内通融那撥一萬石許本路自差人船前去搬取將來秋成却行撥還及將撫州建昌用官告度牒糴到米許臣隨宜撥充諸州賑濟支用庶飢流之民不致乏食得全性命於荒歲以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論江西軍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晝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

撥隷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年二月内指揮除存留五贇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令來本司所管五贇軍馬不滿二千人馬百餘疋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里不遠昨見金人兵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等亦破江州侵犯筠洪葢縁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朘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瘦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强

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虔吉盜賊累年出沒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丘贇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指差庶幾訓練習服軍聲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

論江西錢糧劄子

臣契勘本路安撫制置司元降畫一指揮每歲支降錢四十萬貫許取撥諸色上供經制等錢并於苗米内取撥十五萬石應副養兵近年以來緣兵馬多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軍中本路轉運司將上件支降錢米除措留應副岳䕫一軍外其餘並行拘收不復支撥今來岳䕫一軍每月用錢八千餘貫米一千四百餘石雖係轉運司抛下洪州認定應副緣本州缺乏自去年五月

以後至今年正月以前已拖下五萬餘貫委是贍兵不足今來臣乞依朝廷元降晝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内先差撥一半應副使喚其錢米等亦乞於元降晝一指揮内先須支撥一半應副支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如臣所請庶幾本路軍馬不至削弱錢糧不至缺乏之可以控制上流圖尺寸之功以副委任之意

論虔州盜賊劄子

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强悍狃於為盜結集兇黨

動以數千百為羣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於虔州管下諸縣據要害地建置寨柵蜂蟻屯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虜掠財物為害不細一路官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阻卒難討蕩官軍既退則復出為惡習以為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一乍前乍卻心力不齊非設方略使諸路之兵節制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建三路軍馬一處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糧江西兵屯虔吉州廣東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抄掠因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逋誅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酋首并强壯人充軍前使喚使數路良民早得奠居不勝幸甚

論福建海寇劄子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刼掠沿海縣

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豔皆有傚傚之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葢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為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毒虜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亂從之者衆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過為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兵於兩路鎮壓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

戰艦招集水軍水夫常加教閱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施放雖賊櫂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滅一兩頭項則餘人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不勝幸甚

乞宮祠劄子

臣伏蒙聖恩付臣以江西帥守之任又被詔旨許令入覲十年去國仍舊望清光於咫尺之間親聞玉音臣子之情不勝忭蹈感激之至伏念臣自遠瀟坐之側仇怨

交攻讒謗蜂起仰賴睿慈照察保全乃幸今日復靦天顔顧雖靡捐何以論報然臣衆毀所集積憂熏心比年以來得志慮不寧之病平居閒寂麤可支梧稍親事務動輙煩憒多忠健忘發歇不常使當一路兵民之寄深恐仰孤陛下委任之意所以請對丹墀者正欲面奏懇悃冀蒙矜允伏望聖慈察臣忱誠特降睿旨罷臣新任依舊宫觀差遣使安山林得以養痾藏拙以盡餘年不勝幸甚干冒天威無任戰越

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穣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為水旱所困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況年歲之儲尚有缺乎祖宗常平之政寔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飢困之患勅令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平諸色錢

物州縣那移朝廷劄刷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飢色則無米以糶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綿亘數路江湖為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修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官為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為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劄刷依舊推行糶糴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幾良

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覩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淵聖皇帝鑾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為人子為人弟之道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為流涕臣竊仰陛下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思慕之極見於羮墻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處臣竊以為不然昔漢高祖既定天下太

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末金人犯闕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人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偽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天下反覆賴陛下總師於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為神明萬物之主迨今十年國勢麤定此陛下之功也況將恢復區宇翦屠鯨鯢使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為宗社無疆之

休哉正當盡為人子為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内外歌詠歎仰而埀裕無窮豈不韙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王稱為達孝無如帝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于上下神祇惟以二聖早還為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總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為而可以還二聖為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

有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垂祚三百匹夫之念其烈如此況於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悌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其所佑助宜如何哉昔太公為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能為自治自彊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侯生之流緩頰往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惷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取進止

辯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約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故往往追咎以為失策又以其事為專出於臣此所謂見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之尊屬也實掌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女真方粘罕之圍太原也余堵在其軍

中因使者蕭倫等來使達意於中國欲援立耶律氏且為內應是時邢倞張撝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天心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亦無甚害正欲間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為然得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處仁吴敏知樞密院事臣某門下侍郎耿

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㮚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於都堂召使人蕭倫等幷館伴官邢倞張撝河東轉運司張灝皆使與議詢其說與邢倞張撝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荅其意是時雖屏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泄於外士大夫多知之其後臣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援立契丹招納李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屬官詹大和主之皆得其要約何獨余堵哉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朝

廷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今詹大和猶存可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罪於臣士大夫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結約離間此兵家之常事昔高祖與項籍爭天下則遣隨何説其諸將使背楚而歸漢仁宗欲制西夏則遣种諤間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奇謀祕計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羣策制敵國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援余堵以為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

盡其謀畫非計之得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凡獻策者

察其事宜如可採用一切推行後有顯效優加旌賞庶

幾協謀併力可為中興之助取進止

梁谿集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八十三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楊汝梅

梁谿集卷八十三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四十五

進奉迎錄劄子　奉迎錄

進呈劄子　徐處仁等表

道君御製青詞　淵聖御製宣諭

進奉迎錄劄子

臣靖康初任知樞密院事被淵聖皇帝命迎奉道君太

上皇帝于南京蒙道君賜對聽納其説罷幸亳社西洛旋歸京師二聖重歡四海胥慶道君察臣之忠賜以御筆禮貌優異淵聖察臣之忠賜以親筆褒諭再三而靖康之末臣既去位羣枉當國與臣為仇顛倒是非變亂白黑孫覿因召試中書舍人作戒勵詔顯詆臣為指天畫地睥睨兩宮唐恪因令牓於朝堂士大夫信以為然罕有知其實者銜寃抱憤順受黮闇不能自明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日躋大明旁燭凡臣子之忠於所事而為

回邪之所誣蔽有跡可考者悉蒙昭雪君人之道孰先於此臣近嘗以二聖所賜御筆刻之琬琰益欲修大其賜因自辯白以裝成碑本託繪事中臣祉以示右僕射臣浚遂獲上聞伏蒙宣諭欲見道君御筆真蹟臣已恭依聖訓具奏繳納外所有臣靖康間編修到奉迎錄并臣進呈劄子二首徐處仁等表一首道君御製青詞一首淵聖御筆宣諭一首繕寫合成一軸謹具劄子繳進仰塵天聽伏望聖慈特加睿察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

取進止

奉迎錄

靖康元年二月初十日金人退師道君太上皇帝自鎮江府回鑾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淵聖以為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太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某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臣奏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

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
道君賜對臣具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
決無他慮淵聖初不許臣力請之乃聽淵聖令齋御前
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十七日離國
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太上皇后船臣具榜子
拜謁道左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臣
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合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
前奏事復傳教旨允臣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具道

淵聖思慕且叙方艱危中蒙擢任感激之意太上皇后親加獎諭臣再拜謝訖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臣對曰朝廷見以擷景園為寧德宮奉太上皇后蓋遵禀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太上皇后已得旨令居禁中臣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

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因泛說他事臣
拜辭登岸因召内侍楊修李俅等三人坐幕次與再道
前語三人者皆寧德宫官也以臣言為然因入白之復
傳教旨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宫後欲到禁中
神御前燒香可否但奏來臣附奏曰太上皇后既居寧
德宫皇帝自當時詣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
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
以前語具劄子奏知淵聖且云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

德宫意顧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臣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淵聖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且奬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臣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二自叙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

公頃為史官緣何事去臣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積水伏蒙聖恩寛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臣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嘗觀開天傳信記載天寶中長安大水後數年乃有安史之變其事與今日相類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

之非有物使之然一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道君以為然特加奬諭因詢敵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臣具以實對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宫止遞角卸綱運等事曰止遞角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金人知行宫所在卸綱運亦恐為敵人所得非有他也臣又奏曰方艱危時兩宫隔絶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宫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問朝廷何故

追贈司馬光臣對曰方金人在外人情恐懼不安司馬光實得都人之心故追贈之欲慰安都人心又問曰何故拆夾城公知所以置夾城之意否臣對以不知道君曰内禪之意久已定但人不知偶緣金人犯闕事成於倉卒間爾本欲内禪後於夾城中往還抱子弄孫不欲令皇帝頻出入主頻出則不威此本意也臣對曰臣久在外方實不知此意如朝廷近日拆去夾城之意則臣知之夾城中通宫苑皆游燕之地自艮嶽九曲池至龍

德宮後正與金水門相接金人下寨在金水門外平時夾城中有清衛兵卒巡防灑掃自金人犯闕盡應募守城夾城中無一卒守宿恐有姦細不測之患故拆去使與宮禁相絕備不虞也如此之類凡詢十數事皆逐一解釋道君無語因從容復奏曰臣輒有愚意仰瀆聖聽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盜刼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

弟不得不恐然為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全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內向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面賜曰行宮人得公來甚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臣固辭不允再拜受賜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

宮燒香初臣行至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是日再召對于幄殿道君太上皇帝出示文字一軸乃太宰徐處仁以下表奏具道太上皇后不當久居禁中及出入宣德門指揮其語頗激切於臣名銜下注奉使守道君曰適得徐太宰表乃是閤頭當如何答臣對曰徐處仁等但以嗣聖憂恐故有此奏今既不用前項指揮似

不須答此表容臣攜歸道君曰甚好臣因以表軸置公
服袖中道君又出尚書省劄子云朝廷有指揮行宮內
侍十人皆與在外宮觀不得入京城此輩皆是日在左
右梳頭繫裹不可缺之人臣奏曰如聖意欲留容臣攜
此劄子歸奏知皇帝取旨道君曰甚好數內兩人係童
貫親戚不須留餘人如馮彥等只乞留龍德宮祗應因
宣諭令來日朝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朝
辭再對于幄殿道君出小字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

百官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出書付臣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敵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淵聖御批有覽來奏知卿奏對之語忠義煥然之語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于垂拱殿進呈道君皇帝

御書具道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久之因奏道君欲
留内侍姓名得旨聽留龍德宫祗應復以道君所賜玉
帶牙簡進納御府有旨再賜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
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違
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内侍出傍行宫有敢入者斬先遣
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臣奏以車駕行幸自有常法有
視皇城門者有視宫殿門者用各不同不若止依常法
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

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雖聖人有所不免臣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曰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儻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為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臣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不可勝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淵聖笑之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

賜茶訖南仲忽起奏論士民伏闕之事乞付御史臺根治淵聖及宰執皆愕然臣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敵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顧以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淵聖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集朕

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臣因再拜辭出居啓聖院不復歸府第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即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臣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宋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于龍德宮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淵聖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敵人

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

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臣不得已再拜受就職

進呈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二首已見卷四十四

太宰徐處仁等上道君太上皇帝表一首

臣處仁等言伏奉道君太上皇帝御筆太上皇后合入

正門之中門皇帝膺受聖訓即命祗承臣等以為不可

輒據法義爭之伏自皇帝嗣位以來動遵去年内禪手

詔令寧德即擷景園以奉皇后所居此内禪詔旨也百

司共守四海咸知一旦變更羣疑紛起今若徙居内禁復將出入中門既犯皇帝之等威又違道君之本指若非垂簾聽政於國當無此儀臣等聞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治生於一亂生於二三治則宗廟社稷安存亂則宗廟社稷危亡故定帝王之一尊以臨四海者非私已也所以尊宗廟而重社稷使天下而不正夫一非帝王所以為治也大臣之義以道事君苟利宗社死生以之而況人君而可不謹夫家人之情則有母子之私恩朝廷

之法必有君臣之大義以義制恩則恩紀可全以恩廢
義則恩義更失是以先王為國必以禮也惡可以忽恭
惟道君太上皇帝凝心道素脫跡塵樊禪遜之際比德堯
舜垂名億載高視千古於此幾微豈難洞照殆恐從臣未
知奏啓臣等冒昧萬死因此復願有陳自頃敵人犯闕
乘輿渡江皇帝居圍城中晝夜戮力憂宗社之顛隮念
上皇之播越言則涕下感動天人是以百神顧懷羣心
效順卒安大業再正寰區乘輿之還萬人交慶謂宜慈

孝之恩益敦休極之樂無量薄物細故豈足寘懷而詰
問繁多屢形親翰皇帝伏讀夙夜震悼食不甘味寢不
安席夫大功不錄而小過是求盛德不揚而微失是舉
雖嚴君不行於其臣而況慈父忍施於其子臣等伏望
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順蒼穹之休命遂黄屋之非心杜
塞讒言敦篤至性一切禮法付之有司但使宗社泰定
則陛下壽祉萬年永享天下之養自極榮樂所有前件
御筆臣等未敢宣示伏望降旨特賜收還謹上表奏稟

以聞臣處仁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道君太上皇帝御製青詞一首

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都天教主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真自然金闕下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康靖以宗廟社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銷兵革所冀遐邇歸順宇宙清寧而基業有無疆

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兵戈偃戢溥率安康之後
臣即甘心守道樂處閒寂願天昭鑒臣弗敢妄若將來
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禍大已上祈懇或未致
當更乞重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社稷之基次保羣生
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寧伏望真慈特賜省鑒臣謹因
神霄直日功曹齎臣密表一通上神霄玉府玉清引進
仙曹伏須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

淵聖皇帝御筆宣諭一首

覽來奏知卿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途中勞神

不易上皇袖中小字數事可先次封進

梁谿集卷八十三

梁谿集卷八十四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四十六

進道君所賜玉帶牙簡奏狀

右臣昨於靖康初奉淵聖皇帝聖旨迎奉道君太上皇帝於南京蒙恩賜玉帶一條牙簡一面簡袋上有織成小龍窠臣即時具奏回納蒙遣内侍傳宣再賜迨今十有一年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者幸蒙聖恩許令入覲獲望清光已嘗面奏道君所賜玉帶牙簡等不敢藏於私家謹用匣複緘封齎詣通進司投進繳納御府仰塵睿覽伏望聖慈特賜矜允謹録奏聞

小貼子

臣契勘所藏道君御畫兩軸偶忘記帶行容臣到洪州日并淵聖所賜玉束帶差人齎赴行在投進伏乞

聖察

謝賜金帶等表

星使俯臨天光下逮申請便蕃之異數誤膺優渥之殊榮撫己無堪拜恩增愧 中謝 伏念臣賦材甚陋造道弗優蚤蒙特達之知初乏涓埃之補來從疎遠過被眷私

煥寶帶之萬釘藹芳醪之九醞尚方名果御府珍庖併示寵光式昭體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念舊不遺於簪屨取材無棄於菲葑致茲湛露之恩濫及蓼蕭之賞恩高漢祖有解衣推食之仁德邁周王同路車乘馬之予臣敢不激昂晚節圖報隆施強飯據鞍自嘆廉頗之已老立朝束帶顧效子華之能言

謝賜玉鶻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玉鶻馬一匹臣已祗

受訖天庭入覲慙非季子之歸御廐呈材濫受康侯之錫寵踰其分愧溢于懷中謝竊以晉文多修扞之功乃被周王之賜子儀有戡定之烈是膺唐帝之恩顧臣何人亦與茲數去軒墀而戀寵畀牧圉而增榮秀骨蘭筋騰驤磊落殊形逸態倜儻權奇鍾流雲飛電之姿有超山跨谷之足宜膺駕御節以和鸞以畀瑣材實謂非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臨下以道觀能起臣於閑廢之中賜臣以清燕之對禮加三接恩解左驂憫其驅馳

之勞予以安閑之乘而臣衰頽已老結約亡奇修我戈矛莫豫宣威於沙漠歸于丘壑終期解縱於渭濵

論進兵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内殿三賜引對疎遠之迹得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仰聆玉音俯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疎猶有未能盡其底藴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

不修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為自治自疆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為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

至精卒能以少擊衆如千將鏌鋣迎刃而斷莫之敢攖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苻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況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思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况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

務多之故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無謀適為敗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已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已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已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

莫不如此而今之大將號為出羣師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士以謀為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

颩奔潰間有略布行陣為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鋭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為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不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為三覆以待之

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昔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為先山川林莽薈蘙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支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麕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小有所獲未聞有能大殲醜類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

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信英盧如指蹤獵狗而得
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
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禄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
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
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
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
時告嘉猷之語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為陛下詳言
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

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為務降官告給度牒責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産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敷配下戶絶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

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鱉無生養之理為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陌錢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為鑒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糧餉為先而去年自江以南緜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踴飢民餓莩相望于路雖浙西號為豐稔然以

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必未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為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為我有糧道不繼為患甚大若欲取於偽地之民則官軍掠抄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

欲興舉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棊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外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將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

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鷙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為備乎欲敵人之不為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

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有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逺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勝為難而況於負哉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

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懐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之民絶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為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弈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間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於此則所以圖為善後之計者宜何如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

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修莫若小試勒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豫賴之以為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壤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為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由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

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蒙陛下面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為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為精金卒百戰則為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財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朿玁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鋭飈舉

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為主也夫其進鋭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强志慮太鋭一有挫衄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

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為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兹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

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覬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筭取勝而無為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黄

臣竊謂朝廷用兵有横議沮師者罪固不可赦至於陳獻利害欲彌縫闕失助成大功則宜特留聖意曲賜嘉納庶幾有智慮者皆願自竭有補國事伏望聖

察

進道君御畫并淵聖所賜玉帶奏狀

具位臣李某

道君太上皇帝御畫二軸

淵聖皇帝所賜玉束帶一條

右謹用匣二隻盛貯黄綾袋複封全隨狀差人齎詣通進司投進繳納御府伏望聖慈特賜矜允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進道君御畫及淵聖所賜玉帶劄子

臣近蒙聖恩召赴行在奏事特於內殿引對臣竊見陛下思慕兩宮欲見之於羮墻臣子之情不勝激切嘗以道君皇帝所賜御筆一軸玉帶一條牙簡一面繳納御前庶幾真蹟故物仰經睿覽少慰陛下孝思之萬一今者又以所藏道君皇帝御畫二軸淵聖皇帝所賜排方玉束帶一條具奏詣通進司投進外竊念臣當靖康間蒙兩宮知遇異於等倫所得賜物什襲以藏常恐失墜

今得復歸御府不至流落人間莫大之幸取進止

梁谿集卷八十四

梁谿集卷八十五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四十七

乞蠲免災傷路分人户四年積欠劄子

乞差將兵討捕虔吉盜賊及存留李山彈壓奏狀

乞將立藚下存留洪州軍兵充親兵奏狀

乞依呂頤浩例於隣路撥米賑濟奏狀

謝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

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者起膺分閫濫當江表之十連入覲行朝誤蒙晝日之三接祗奉丁寧之訓勑敢辭疲役之驅馳已見吏民布宣德意

中謝伏念臣駑駘陋質樗櫟散材叨考愼於風雲感會之初迄無善效備使令於盜賊披猖之際頗著微勞甘心流落者十年徧嘗艱危者萬狀兹蒙起廢來從寂寞之濵更許造庭賜以清燕之對撫勞優渥寵賜便蕃凡鑠金銷骨之謗誣皆見晛從風而散釋追承臨遣深軫

皇慈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長淮之境屢更兵火繼以旱災流移衆而田萊多荒科斂煩而財力耗屈欲禦寇則軍馬單弱將養兵則帑藏空虛疆埸弗寧盜賊未殄付以捍患禦災之政宜得通方適變之才顧臣何人乃預茲選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日績盛德天覆羣生旣諒臣之忠誠故委之以要害之地欲試臣以民事乃任之以艱窘之時而臣命蹇數奇材疎志廣終始維持於一意俯仰無愧於此心使足食及兵而可為盡瘁敢忘於夙

夜倘求牧與㓕而不得乞骸願返於山林

親筆賑濟詔書

朕以諸路去歲旱災深慮細民艱食而州縣府庫空虛未知拯救之術慨然在念夙夜不忘惟吾帥守監司委付一路分朕憂顧者也必不忍坐視不恤其協力悉心多方勸誘積米之家俾其食用之餘盡以出糶尚庶幾濟茲數月流殍之苦務修乃職以副朕意付李綱

遵禀賑濟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付臣令勸誘積米之家俾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仰見聖慈矜憫元元欲濟其艱危者如此其至臣已遵稟睿訓措置勸誘出榜置歴差本司屬官分詣諸州委知通縣官召上户有積米之家使其自陳自指揮到日見有積米之數許其乞留若干食用其餘依市價量減盡數出糶外臣契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止是可濟有錢糴米之人其流移之民無錢糴米官中見行

賑給米數不多前去秋成尚遠難以接濟臣已一面措置多方勸誘上户情願納錢米入官以助賑濟者許其陳乞官告度牒之類折還價直俟見數目容臣續具奏陳乞賜支降給還庶幾飢民不致乏食實為利便

謝賜親筆賑濟詔書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本路旱災之後小民闕食特降親筆詔書付臣勸誘積米之家出糶接濟食用以恤流殍之苦臣已遵依睿訓措置施行者倬然雲漢之章光臨

下土霈為雨露之澤惠浹遐方濫分千里之憂幸拜十
行之賜中謝竊以抑高舉下者天之道慱施濟衆者仁
之方觀易象有裒多益寡之文論政術有知予為取之
寶顧茲江右星分翼軫之躔偶值歲凶民之餱糧之積
竭倉廪之儲以賑之而不足勸停蓄之家而利之則有
餘深軫皇慈特頒宸翰飢民銜德而已有飽意富室聞
風而去其吝心豈惟流殍之餘得全性命將見精誠之
格復致和平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所寶者慈以民為貴

憫赤子之囏阨降玉音之丁寧而臣濫總帥權幸承德意雨暘時若方厥壤之可游稼穡繁滋欣有秋之在望

乞於户帖錢内支十萬貫充營田本錢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告命除臣本路營田大使臣近因進對已嘗具劄子進呈營田事件已蒙朝廷降付都督行府措置外臣竊惟屯田之策尤便於艱難用兵之際其用力雖勞而見功愽故漢趙充國行於金城魏棗祗行於許下晉杜預行於襄陽皆能坐制敵人以收成功

今日欲建恢復之策營田誠不可緩也臣頃者承乏荆湖廣南宣撫使日於潭州管下剗刷拋荒田土得數萬畝招降到步諒等人兵除放散外擇强壯者刺手為軍得萬三千餘人又於羣盜軍中得牛數百頭方欲措置營田為上流控扼久遠之計而臣以人言罷去其事遂寢至今以為恨今者朝廷講明利害諸路並置營田使推行其法誠為得計然臣竊謂良農治田必先有本乃可圖利今江西一路累經兵火之後拋棄絶戶荒田頃

畝不可勝數皆係膏腴盡為荆棘之地臣除已行下州

縣剗刷應于拋荒田土所有召募人户糾生墾闢收買

牛具借貸糧種所費不貲自非朝廷寛給錢本何以充

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旋賜本錢十萬貫充營田之本

先試行於洪州管内俟稍就緒漸令他郡倣傚施行將

來見效紐計本息以本還朝廷以息充本路養兵之費

遇有羨餘亦可補助國用庶幾實利不為虛文仰副陛

下委任之意

小貼子

臣所乞營田錢本如蒙聖慈矜允乞於榷貨務或本路戶帖錢內撥見錢十萬貫如官告度牒之類決難轉變無補於事其餘合條陳事件俟朝廷降到錢本日許臣畫一條具申請伏乞聖察

乞於江東浙西州軍支米三萬石應付本路賑濟

奏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

田大使兼知洪州李某劄子云云勘會已降指揮於饒州上供米内取撥一萬石及於本路上供米内更支撥一萬石應副賑濟外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將撫州建昌軍糴到米取撥隨宜賑濟劄送臣照會即時行下逐處官司遵稟聖旨指揮施行據撫州建昌軍申安撫司分撥到官告度牒糴賑濟米除節次支撥外見在數目不多具朝廷元降指揮於饒州上供米内取撥一萬石應副賑濟據饒州公文稱本州並無見在米

斛即不曾支撥到應副賑濟竊緣本路旱災之餘民户乏食累奉詔旨及朝廷指揮督責賑濟今來撫州建昌軍見在數目不多饒州上供米又不曾撥到委是賑濟急闕官吏坐視無所措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於江南東路及兩浙西路州軍朝廷見有米斛樁管去處支撥米三萬石令本路差官及自差人船前去搬取仍乞嚴降指揮諸路官司不得占吝候本司差到官吏人船日即時交量應副庶幾下户及流移飢民有以接濟仰副

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乞蠲免災傷路分人户四年積欠劄子

臣已到江西本路界首交割職事延見父老詢問民間疾苦皆云去歲旱傷之後穀價翔踊民間乏食第三等户止是食粥第四第五等户多是掘草根而食官中見催紹興四年積欠無從可出臣契勘下户積欠有一二十户合納一石者雖數目不多然民無從出復有公吏須索之擾情實可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災傷路分

第三等已下人户紹興四年積欠特與蠲免或權行倚閣候秋成日隨苗送納庶幾仰副陛下加惠元元之意

乞差兵將討捕虔吉盜賊及存留李山彈壓奏狀

右臣據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充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兼馬步軍都總管胡世將申統領官丘贇人馬本司已依奉聖旨發遣權聽岳招討前去使喚去訖今據吉州申據永新縣申有兇賊郭廾二等嘯聚三百餘人在安福縣陳會山及有賀小大賀小二等結聚三百

餘人在永新縣斬山往來兩縣殺人虜刼作過并龍泉縣申有賊人周花八等結集二百餘人在地名舊塘及永新縣界官北等處殺人放火并永豐縣申有諶花三等二百餘人在鄉放火虜刼及廬陵縣申被永新縣會山周花八手下殘黨郭二郭四等計一百餘人入管界地名梅花燒刼殺人作過乞差軍馬前來討捕防過臣契勘近因進對具劄子乞依元降安撫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數内先差一半付本路應副使喚蒙朝廷

闕送都督行府至今未奉指揮臣只將帶到朝廷先差付本路統制官申世景一項軍馬人數不多今據前件申報吉州永新縣等處盜賊作過六頭項已及一千餘人委是闕兵分頭前去措置討捕旱歲飢民易為嘯聚若不乘時撲滅漸致滋蔓決須猖獗後來難以殄滅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日下於近便處先次摘那差撥兵將二千人付臣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事

小貼子

如蒙聖慈矜允乞用金字牌降下聖旨指揮庶使早
得被受
又
契勘虔州管下依舊盜賊出没作過本處只有岳飛
下統制官李山軍兵一千餘人在彼討捕今准都督
行府指揮許令岳飛抽回竊慮官兵起發之後兇徒
愈更嘯聚與吉州群賊相應猝難勦除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且存留李山在虔州彈壓措置候朝廷别差

到軍馬即令起發前去

乞將丘贇下存留洪州軍兵充親兵奏狀

勘會本司舊管親兵兩軍計八百餘人馬七十餘匹內一項軍兵三百餘人馬五十餘疋權撥隸統領官丘贇軍部轄衮同教閱并有一項統領官高道所管五百人馬二十餘疋於去年二月內係岳飛權將帶前去湖南捉殺後來事畢更不曾發還本司今來丘贇一軍近奉聖旨指揮撥付岳飛使喚除見存留軍兵三百人在洪

州外自餘人馬并老小盡數將帶前去雖蒙都督行府
指揮令存留五百人其二百人亦未曾差到即目帥司
並無親兵使喚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只乞將上項
乞賫下存留軍兵三百人依舊還本司作親兵使喚仍
乞下岳飛發還逐人老小前來洪州安泊

小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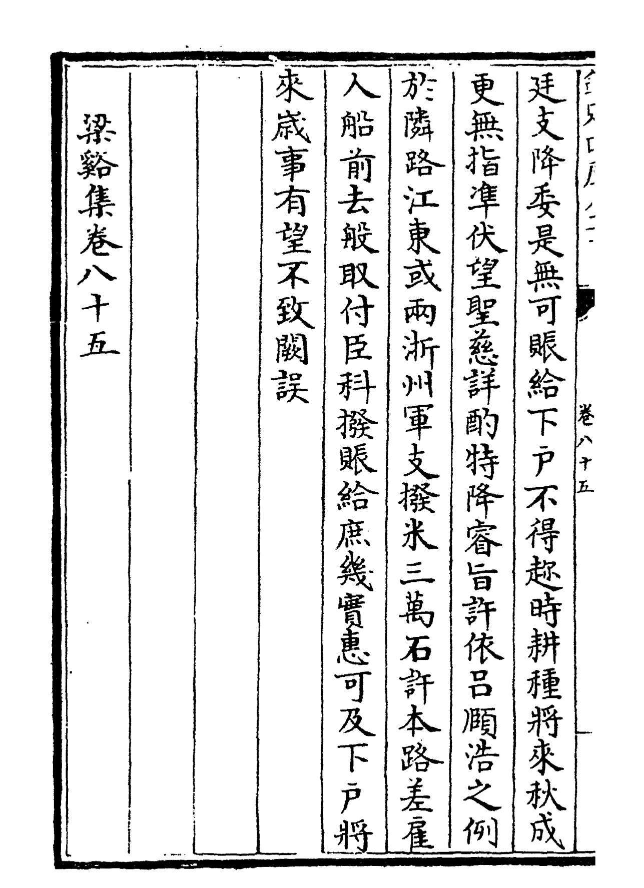
契勘本路前任安撫大使除帥司自管親兵外有差
被樞密院軍兵一百五十餘人今來本司並無親兵

伏乞聖察

乞依呂頤浩例於鄰路撥米賑濟奏狀

右臣近為本路去歲旱災所養飢流民至廣倉廩無儲尋具奏聞乞於建康府宣池等州常平義倉米內通融借撥米斛候將來秋成撥還及乞將撫州建昌軍官告度牒糴到米一萬四千餘石隨宜撥充諸州賑濟續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於饒州工供米內撥取一萬石及於本路上供米內更支撥一萬石應副外二月

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將撫州建昌軍糴到米取
撥隨宜賑濟臣今取會到饒州狀稱本州上供米斛除
災傷減放及已支使外別無見在數目并撫州建昌軍
所糴米又已科撥付諸州雖有見在數目不多臣已再
具奏聞乞於江東兩浙路豐熟州軍見樁管米內支撥
三萬石應副朱奉回降指揮伏見湖南安撫大使吕頤
浩近蒙朝廷於隣路廣西州軍支米三萬石應副竊縁
本路旱傷闕乏與湖南路事體一同今來若不申告朝



廷支降委是無可賑給下戶不得趁時耕種將來秋成更無指準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許依呂頤浩之例於隣路江東或兩浙州軍支撥米三萬石許本路差雇入船前去般取付臣科撥賑給庶幾實惠可及下戶將來歲事有望不致闕誤

梁谿集卷八十五